

熱點聚焦

從烏俄衝突反思

1979 年以來伊朗的對外關係

Iran's Path in pursuit its Peace and Security since 1979

陳立樵

輔仁大學歷史系

壹、前言

2022 年 2 月發生至今的烏俄衝突（Ukraine Crisis），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成為眾人譴責的對象。不過，任何事情都有其因素，普丁之決定必然有其考量。我們可思考的是，多年前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的時候，我們是否譴責過當時的美國總統、制裁過美國？現在美國對外的武裝行動，輿論是否有批判過美國？如果沒有，是否我們看待事情不自覺地有雙重標準？一樣是對外侵略，是否我們只支持立場相仿的對象，但卻譴責立場不同的對象？

從諸多的報導、評論、研究之中，人們可看到美國在這世界上的諸多行動，也知道美國對許多世界事務的態度。這也因此影響了人們的世界觀，以美國的標準來定義何謂和平與安全，任何與美國不同立場的國家，就成了恐怖主義國家，與美國不同立場的價值觀就成了恐怖主義。從已故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遮蔽的伊斯

蘭》(*Covering Islam*) 可看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媒體握有絕對的話語權，將他們不認同的伊斯蘭國家塑造出邪惡的形象，進而影響國際間的輿論與討論風向。¹ 但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那些受到美國否定、譴責、批判、封鎖的區域與國家，他們是否也有自己的價值觀，也如美國一樣有發展的需求與路線，也有自己所要獲得的利益？本文將藉由上述角度來反思迄今四十多年來不斷受美國與國際輿論批判與譴責的伊朗，不盡然是我們所知道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 ？伊朗也有我們值得去理解的價值、也有他們所要尋求的和平與安全。

貳、不要西方不要東方

1977 年 12 月底，美國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 拜訪伊朗，致詞中提到伊朗是「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也強調這屬於伊朗巴勒維國王 (*Pahlavi Shah*) 優秀管理的功勞。² 這其實是卡特的觀點，畢竟在那個時期，西亞地區在阿拉伯與以色列衝突籠罩中，反觀伊朗幾乎處於沒有重大事件動盪的情況。不過，一年之後的情況肯定讓卡特感到意外。巴勒維國王卻因受到反對勢力壓迫，於 1979 年 1 月 17 日離開伊朗，即所謂 1979 年伊朗革命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在這之後，宗教界的革命人士何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 掌握政權，他反美的立場在 1979 年年底，釀成了德黑蘭的美國外交人員遭到伊朗反美群眾狹持事件，讓美伊關係惡化至今。

¹ 薩依德著、閻紀宇譯，《遮蔽的伊斯蘭》(新店：立緒文化，2002)。

²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p. 437; *Dilip Hiro,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Abingdon: Routledge, 1987), p. 1; *James A. Bill,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3.

何梅尼並非排斥外來思想、觀念、制度，從相關研究來看，他對於各方思想都有相當多的接觸與理解。³他的反美立場只是他延伸反巴勒維政府的情緒。1979年，何梅尼在演說中提到，宗教可以引導國家走上正確路線，我們「不要東方也不要西方」(neither Eastern nor Western)，⁴即不要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影響，這就是1979年之後伊朗的對外方針。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上佔有優勢地位，伊朗在這時代如其他區域與國家一樣都受到壓迫，本就有不少的抵抗，何梅尼若不願意受外來勢力的主宰，不需要以特殊眼光看待。

除此之外，何梅尼也有「輸出革命」(export of revolution)的主張。⁵1979年5月成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後文簡稱革命衛隊)，便是輸出革命的一個媒介，要在世界各地進行解放運動。⁶1980年與1988年之間伊朗與伊拉克的兩伊戰爭(Iran-Iraq War)，革命衛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⁷自1990年開始，革命衛隊也設有派駐在外地的聖城旅(Quds Force)，與境外的若干伊斯蘭組織合作，例如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⁸

³ Vanessa Martin, *Creating an Islamic State: Khomeini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Iran* (London: I.B. Tauris, 2000), p. 34.

⁴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275.

⁵ Hafizullah Emadi, "Exporting Iran's Revolution: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Shiite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1, No. 1 (January, 1995), p. 2; Maziar Behrooz, "Trends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1979-1988," in Nikki R. Keddie and Mark J. Gasiorowsky (eds), *Neither East Nor West: Ir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

⁶ Saeid Golkar, "The Armed Forces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in Mehran Kamrav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ersian Gulf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20), p. 448.

⁷ Arshin Adib-Moghaddam, *What is Ir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ive Musical Pie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73.

⁸ Ardavan Khoshnood, "The Role of the Qods Force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美國前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到，伊斯蘭革命衛隊是恐怖組織，⁹而在 2020 年年初謀殺了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¹⁰然而，從美國學者大衛范恩（David Vine）的研究可看到，美國為了國家的安全，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打造了「基地帝國」（Base Nation）。¹¹在國際輿論之中卻鮮少譴責過美國在各地設置軍事基地的作法。何以美國可以派駐軍隊到世界各地，伊朗就不能有派駐在外地的聖城旅呢？伊朗必然無意引起對外衝突，而是試圖定下自身的遊戲規則，以塑造可合乎自身的安全局勢。

參、文明之間的對話

進入 1990 年代，美國已故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於 1993 提出「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sations）廣為人知，在他的論述之中，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互動可視為是種文明之間的衝突。¹²由於「文明衝突」在蘇俄解體之後推出，可見在冷戰勝出情況下，美國學界需要塑造假想敵，以賦予美國在世界成為霸主的正當性。

薩依德在《遮蔽的伊斯蘭》提到，目前美國與歐洲有「伊斯蘭教威脅西方文明」聲音出現。¹³ 美國學者埃斯普西托（John Esposito）所著《伊斯蘭的威脅：神話或現實？》也指稱西方將伊斯蘭宗教傳

No. 3 (November, 2020), p. 8.

⁹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US Labels Iran Force as Terrorist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7857140>

¹⁰ John Ghazvinian, *America and Iran: A History, 172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21), p. 533.

¹¹ 大衛范恩著、林添貴譯，《基地帝國的真相》（新北：八旗文化，2019）。

¹²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 32.

¹³ 薩依德著、閻紀宇譯，《遮蔽的伊斯蘭》，頁 192。

統的妖魔化，才是真正的威脅。¹⁴兩位學者對於現有的文明衝突論都不以為然，而且從很多情況來看，其實越來越見美國因作為世界的單一霸權，而不接受任何挑戰與質疑。矛盾的是，自 1932 年建國的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有相當密切的石油產業合作，可看出文明並非國際間友好與衝突的構成要素，利益絕對是優先考量。

在兩伊戰爭結束後，何梅尼也於 1989 年 6 月去世。伊朗新任最高領導人，由革命重要人士哈梅內意 (Ali Khamene'i) 擔任，總統由同為革命主要角色的拉夫桑賈尼 (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 當選。儘管哈梅內意承繼何梅尼的反美路線，但並不代表國家就會與世界隔絕。拉夫桑賈尼主張要重建伊朗經濟，尋求外來的投資與合作。¹⁵1998 年，時任伊朗總統的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提出「文明對話」(Dialogue among Civilisations)，¹⁶藉此回應「文明衝突」論述。拉夫桑賈尼與哈塔米都向外釋出「伊朗並非邪惡國家」的訊息，但伊朗卻沒有機會改變在國際間的形象。

2002 年，美國總統小布希將伊朗、伊拉克、北韓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固然小布希有他的用意，畢竟 2001 年九一一事件 (September 11) 對美國的衝擊很大，除了攻打阿富汗之外，還必須要採取更多對西亞地區的行動以對國人交代。於是，儘管伊朗在 1979 年人質事件後，對美國沒有任何敵對行動，但僅因為伊朗持反美立場，所以美國無意降低對伊朗的敵意。

¹⁴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iv.

¹⁵ Gary Sick, "Iran's Foreign Policy: A Revolution in Transition," in Nikki R. Keddie and Rudi Matthee, *Iran and the Surrounding World—Interactions in Culture and Cultural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p. 357.

¹⁶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Contexts and Perspectives," November 4, 1998. <https://www.un.org/en/chronicle/article/dialogue-among-civilizations-contexts-and-perspectives>

反美並不代表伊朗就是邪惡勢力，但國際間總是一再渲染伊朗會破壞世界秩序的形象，尤其針對發展核子武器方面。2012年，半島電台（Al-Jazeera）的節目「帝國」（Empire），其中一單元「瞄準伊朗」（Targeting Iran），節目主持人在節目最後，播出2010年舊節目片段，畫面中的他說自1980年代以來國際間就一再強調伊朗在幾個月後、或幾年後，就能擁有具毀滅能力的核子武器。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伊朗至今沒有對世界帶來危機。

肆、「反以抗美」與東向政策

在冷戰時期，西亞地區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伊朗在那時期大致與美國關係較為緊密。然而，當1979年之後伊朗持反美立場，大致上與美國友好的國家，就成了伊朗敵對對象，以色列就是其中一個。何梅尼將齋戒月（Ramadan）最後一個周五（每週五是穆斯林的祈禱日）訂為「聖地日」（Quds Day），目的是要解救受以色列壓迫的巴勒斯坦穆斯林。¹⁷諸多消息可見，伊朗自1980年代之後，支持黎巴嫩的什葉派勢力真主黨，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HAMAS），都是相當敵對以色列的勢力。¹⁸由此可見，伊朗形成了「反以抗美」的立場，重點不在於是否支持對象為什葉派與否，而在於哈馬斯與真主黨對抗以色列的立場。

2020年8月之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摩洛哥相繼與以色列建交，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名字由來是因為猶太教或伊斯蘭教，都是亞伯拉罕以降的宗教。這其實不代

¹⁷ Yitzhak Reiter, *Jerusalem and its Role in Islamic Solid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88.

¹⁸ Ardavan Khoshnood, "The Role of the Qods Force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p. 12.

表阿以衝突已經不再嚴重，只能說是部分阿拉伯國家大概也都能瞭解，一旦與美國及以色列對峙的話，情況可能不會很樂觀，伊朗就是被嚴重制裁與妖魔化的例子。而阿以問題已不如冷戰時期般常爆發戰爭，反而時常可見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意常在他的推特（Twitter）上貼文批判以色列與美國，呼籲所有人都要對抗以色列這個專制政府，對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壓迫與恐怖主義。

2021年3月，中國與伊朗簽訂了25年有效的合作協議，已展現出伊朗選擇建立對外關係的策略。¹⁹ 2022年1月《每日伊朗》（Iran Daily）報導提到伊朗將採「東向政策」（Look to the East Policy），而俄國與中國是「東向政策」的兩大支柱。上個世紀，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作為美國在中東主導石油利益的兩根支柱，即所謂「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²⁰看來現在伊朗也在創造他們自己的「雙柱政策」。當然，伊朗與中俄的合作可能也只是立場考量而已，畢竟中國與俄國的對手都是美國，但換個角度來看，美國選擇合作夥伴也一樣是有立場考量，故不需要刻意質疑伊朗的作為。

伍、結論

對於大眾來說，這四十年來伊朗是國際間的問題國家。從1979年伊朗的美國人質事件來看，確實伊朗主動造成了對美國關係惡化。但是，伊朗長期以來就在外國強權的壓迫之下，向來就有諸多抵抗行為，只是因為在這時代，伊朗反抗的對象是美國。問題在於

¹⁹陳立樵，〈2021年伊朗與中國大陸簽署合作協議的觀察及歷史反思〉，《展望與探索》，第19卷，第5期，2021年5月，頁21-28。

²⁰ Majid Behestani and Mehdi Hedayati Shahidani, "Twin Pillars Policy: Engagement of US-Iran Foreign Affairs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Pahlavi Dynasty,"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11, No. 2 (December, 2015), pp. 20-31.

無論是英國、俄國、美國對伊朗造成的壓力與約束，幾乎不會受到國際間的譴責。國際間對於伊朗是相當明顯的雙重標準，只認同強權而否定伊朗。

美國學者杭士基（Noam Chomsky）提過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帝質問一名海盜膽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海盜的回答是「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支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²¹這意思就是，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樣，但強權會獲得人們認可，小勢力會遭到批判。自 1979 年以來，伊朗的對外方針，諸如「不要東方不要西方」、「文明間的對話」，至今日的「東向政策」，都表示出伊朗的想法、觀念、立場，但結果都是不受主流輿論重視，或者認為伊朗意謀不軌。

此外，國際輿論時常觀察伊朗與美國的關係何時會改善？如何改善？但我們得反問，這所謂的改善，要照伊朗的方式來進行、還是美國標準？更何況改變要變成什麼樣，才能讓主流輿論滿意？伊朗跟美國之間究竟要呈現什麼關係，才是主流輿論會予以肯定的關係？其實，今日人們多「向美國看齊」，都以美國標準來定義國際發展的路線，以致於忽略了伊朗也可以有自己發展的路線、可以有自己要取得的利益，也有自己想要創造的和平與安全。

因此，國際之間確實會有主流的發展趨勢與價值觀，有些國家嘗試走自己的路時，卻遭到主流力量打壓。國際現實確實如此，但是身為一般人的我們，不一定要照主流立場來思考，或許能夠開拓看事情的視角。回過頭看烏俄衝突，烏克蘭的立場不一定正確，俄國的行動也不一定就有多可惡。

²¹ 杭士基著、李振昌譯，《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新舊國際恐怖主義》（新店：立緒文化，2004），頁 33。